

# 陌生人的温暖

在生活中,总有一些事触动我们的心灵,总有一些人使我们难忘。聋哑少女、出租车阿姨、快递叔叔、早点铺店主、邻居爷爷……寒冬里,陌生人的一些小小善举,带来了浓浓的暖意。同学们发现,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最温暖,那些暖心的瞬间帮助我们抵御寒冷,也让我们充满新的希望。



杨丽莉 绘

## 听红叶的飘落声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四年(1)班 周泓达

从蓟州站到北站的绿皮车,不急不慢地在铁轨上吭哧吭哧爬着。那天,我和爸妈在蓟州游玩后,坐上了这趟慢车。在我们的对面,端坐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娴静少女,丝毫不被身旁的嘈杂所困扰。她两手轻轻地缠绕着置于胸前的辫梢,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,长时间都未动一下。窗外有什么?我好奇地几次打量她看的方向,似乎只有铁路旁不时飘落的树叶。她就这样长时间不动,对她来说时间仿佛已经静止,她是那么地安静。

列车在下一站刚启动,只听哇的一声,随即一股食物发酵后的味道透过口罩钻进大家的鼻孔,斜对面一位脸色苍白的中年妇女,在座椅上弓着背,正在呕吐。

妈妈掏出一包纸巾,几乎和对面女孩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来,而女孩率先在那堆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呕吐物面前蹲下身来。她先从小背包中掏出一团卫生纸和一个塑料袋,然后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擦着,似乎闻不到那令人作呕的气味。那位中年妇女不停地感谢,女孩只是微笑着。

列车员开始查票了,走到女孩面前轻轻地说:“请出示您

的车票。”她静静地坐着,仿佛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与她无关,一如既往地望着车外不时飘过的落叶出神。列车员觉得可能是车厢内太嘈杂,她没有听到,便提高嗓门:“查票了!”她仍然一动不动,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妈妈轻轻地拍了拍她瘦弱的肩膀,她回过头来,惊诧而惶恐,与列车员的目光相遇,刹那间,大家都明白了。

妈妈愿意跟这位心灵美的女孩交谈,她试探地在纸上写道:你能看懂吗?她轻轻地地点头,就这样妈妈通过笔与她一句句地聊了起来。她家在蓟州,从未感受过这世界上动听的声音,这次是到天津站再乘车去北京治疗她的耳朵,在北京打工的爸妈会在北京南站接她。她妈妈说,治好了耳朵,就什么声音都能听到了,树林里的落叶声,公园里的花开声,都能听到,她想想都兴奋。眼下,她就是想听落叶的声音。她爸爸说,治好了耳朵,要带她到北京香山听红叶的飘落声。

这是去年秋季的事了,那个女孩现在应该治好耳朵了吧!她肯定已经听到香山红叶落地的声音了!

指导教师:孙小芳

## 寒风中的等待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四年(8)班 冷睿航

上周六的午后,寒风像个醉汉,把树枝吹得东倒西歪。此时的我正在取快递的路上——我和妈妈正在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时,接到了快递员打来的电话,是我的泳镜到了,妈妈让我回去取。

我一只胳膊挡在额头前,希望可以挡点儿风,另一只胳膊紧紧地缩在口袋里,用力握住口袋里妈妈的手机。一阵狂风袭来,无论我使多大的力气,都像在原地踏步。

这时,手机嗡嗡地响起来,我接了电话:“您好,请问您到哪里了?我下一单的顾客不断催我,您要是再不来,我就要走了!”“我正往回赶,您就交给门卫吧。”“门卫室没人啊。”我不耐烦了:“我马上就到,您就先放门卫室门口吧。”对方急切地说:“不行啊,这风太大了,会丢单……”话音未落,电话就莫名挂断了。

当我举步维艰地到达小区门口时,那儿却空荡荡的,地上只有几个空快递盒,还时不时地发出“哐当,哐当”的声音。快递真走了?我呆呆地失望地想:明天就要参加游泳比赛了,如果拿不到泳镜,一切都会泡汤!

就在这时,我突然看到角落里一辆红色的快递车和一个同样在张望的年轻男子。我的内心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——他是在等我吗?

我忐忑地向他走去。那个叔叔双腿戴着护具,显得十分健壮,只是上面沾满了尘土;他浅红色的头盔,被寒风吹得歪向一边;那红色的快递车里,还有很多包裹。

“你好,是来取快递的吗?”我赶紧说是,心想:风这么大,要送的快递这么多,叔叔竟然一直等我!“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521?”赶着他的尾音,我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。他连忙去拿快递,我看见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流过,天这么冷,怎么会……这就是火热的工作热情吧!他将快递递给我,脸上还浮现出一抹微笑,让我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感到一丝温暖。

叔叔擦擦汗,对我说:“真对不起,我应该早点通知你,省得你在这种天气再往回跑这一趟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。

叔叔冲我笑了笑,一个健步跳上快递车,向远方驶去……

指导教师:王蕾

## 窗外的世界

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六年(15)班 刘雨桐

凝望着窗外被夜色笼罩的道路,汽车就像夜空中的一道道流星,划过被路灯照得微微泛黄的马路,格外美丽。

上周五傍晚放学后,我顺手拦了辆出租车,拉开车门,坐进后座。“你是小学生吧,怎么自己打车呀,父母工作忙?”司机是位四十来岁的阿姨,她从后视镜中看了我一眼。“嗯,我经常自己打车。”我冷漠地回答,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一天的学习疲惫让我恨不得得头便睡,懒得去和陌生人说话。

阿姨看我这样,便不再说话,驾驶车行驶在我最熟悉的路上。不一会儿,她开始调试车载音响,一首老歌在我耳边响起。好吵!我心中暗想。

从车窗空隙飞进来的寒风拂过我的脸颊。不甘寂寞的阿姨随着音乐哼唱起来,我的眉毛拧得像麻花,睁开眼睛,正想表达一下我的不满。可是刚一睁眼,就看见两行路灯像繁星般缓缓亮起。“哎呀,亮了啊!”阿姨感叹了一句。

我揉了揉蒙眬的双眼,看着街边齐刷刷点亮的路灯,灯光的暖意将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个世界。虽然这灯光我经常看到,可为什么今天竟感到

如此神奇,甚至有些魔幻呢?

“小姑娘,看那路灯哗的一下亮起来,是不是特好看?”阿姨问我。我看着车窗外正出神,随口嗯了一声。她继续说:“就这一下,世界都亮了!我特别喜欢看这个,一是因为确实好看,二是因为,嘿嘿,路灯一亮,我就该下班了。”我转过头看她,小声问:“您不觉得……烦吗?”“烦什么啊?”“每天都看同样的东西、干同样的事,不会烦吗?”“嗨,你这孩子想得还挺多。”阿姨脸上露出了笑容,“多往车外边看看,你就会发现,每天都一样。”

听到这句话,我也笑了。我转过头看向车窗外,万家灯火与霓虹的闪烁交相辉映,美得有些不真实。前方的路被街灯点亮,我们像在星河中穿梭——这些景色,我怎么像从来没见过一样?车里的老歌依旧响着,我的心也随着节拍跳动。

回家后,我的心情格外愉悦,吃完晚饭驻足窗前。街道上,有刚从工作岗位上下班归心似箭的年轻人,有慢慢踱步的老人,黄晕的灯下,一切都是忽明忽暗、隐隐约约的美好,感觉心灵被净化了。

指导教师:王欣彤

## 温暖的荷花图

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四年(8)班 盛珈薰

楼下的早点铺,店主是一位中年叔叔,操着浓浓的外地口音。从我第一次见他,他的装束就没有什么变化,肥大的外套,袖套裹住袖口,围裙上的油渍实在扎眼。

在这个陈设简单的店里,唯一亮色大概就是墙上的一幅简单的儿童画:那是一幅笔触稚嫩的荷花图,深深浅浅大小不一的荷花挤在一起,构成一幅富有童趣的小画。

上周五的清晨,我和妈妈照例走进早点铺。“来啦,门口冷,让孩子坐里面。”叔叔常和妈妈说我和他的女儿一般大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所以总是多给我盛几个馄饨。为了回应他的热情,妈妈以那幅画开启了话题:“这幅画一直摆在这儿,谁画的呀?”叔叔一听眼睛笑弯了,音调比之前高了一倍:“是我女儿,她从小爱画画,这幅画可在学校得过奖呢!”

叔叔把馄饨等几样早点端到我桌子上,拉开一把椅子在旁边坐下,刚才的话题好像使他一下来了精神:“老师都说她有天赋,可我们也没啥多余钱让她在课外班专心学画画……唉,都是孩子自己争气。”不仅我听开心

头百感交集,妈妈也不知该如何接话。叔叔叹了口气,接着说:“孩子功课门门优秀,看着她这么努力我也有了精气神儿,就把她的画挂在这儿,为了孩子我也要努力干好买卖啊。”

清晨的寒意被这番话驱赶走,笼罩在心头的是酸酸涩涩的雾气。几滴香油一撮香菜,紧实的鲜肉伴着顺滑的面皮,温暖了肠胃。

随后叔叔冲我憨憨地笑了笑,像是对我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昨晚我闺女有道题不会,问我,我也不会,真羡慕你们,都有父母能帮助。”听到这儿,我的心一紧。

我和妈妈刚一走出门,就听到身后叔叔在喊我:“小姑娘,等等,你的水壶落下啦!”只见他向我跑来,把水壶递给我,又冲我憨憨一笑。望着叔叔离去的背影,我愣了半天才说了声:“谢谢叔叔!”

上学路上,那幅荷花图总在我脑中重现。叔叔脸上深浅不一的沟壑是他经历过风霜的烙印,与那稚嫩的荷花图交相辉映。那是爱,温暖着我的心!

指导教师:苑思薇

## 祁老爷子

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 
六年(6)班 林经纬

每当见到他,我便刻意用京腔问候:“祁老爷子好!”他呢,眯缝着双眼,露出慈祥的微笑,冲我和蔼地点头。

他姓祁,是姥爷家的邻居,地道的北京人,今年暑假过来津照看上一年级的孙女。妈妈说,他总是让人想起《四世同堂》里的“祁老人”,于是我便称呼他祁老爷子。

立冬前那个周末,我在姥爷家时,一位60多岁的爷爷敲开了家门,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祁老爷子。他个子不高,一头灰白的头发,脸圆圆的。“我自己积的,尝尝鲜吧。”他和姥爷寒暄几句后,把一个大袋子递了进来,然后就走了。我好奇地跑过去打开一看,是棵白菜,还带着股酸味,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姥爷说这是酸菜,闻起来虽然不怎么样,但非常好吃。那晚,等姥爷把酸菜做好了,一股浓郁的酸味钻进鼻子,香喷喷的,夹上一筷子白肉就着酸菜吃进嘴里,真是美味啊!“太好吃了,我还要!”本来吃不多少饭的我,就着酸菜,一碗米饭不知不觉就下了肚。

真正与祁老爷子亲密接触,就在上周日。我和姥爷在小区里看见祁老爷子领着孙女正向外走,“祁老爷子好!”我冲他们挥手。祁老爷子站定,依然露出慈祥的微笑。小妹妹高兴地说:“爷爷带我去买糖人,姐姐一起去吧!”我乞求的眼神转向姥爷,还没等姥爷反应,祁老爷子热情地拉起我的手。

祁老爷子带我们来到家门口的农贸市场,直奔一处卖糖人的摊位。“请问您内,糖人儿怎么卖?”祁老爷子操着京腔儿。小贩学着生僻的北京话:“得儿了您那……那……内……”还没说完,便引得我大笑。祁老爷子马上改口说了正音:“买两个,便宜些吗?”“不便宜,大爷,大中小随您挑。”见讨价不成功,祁老爷子并不外显不悦,或许他只是喜欢讨价还价的感觉,只见他摸摸后腰“发泄”了一下,说:“大号的不够小巧精致,小号的不够大气,来中号的,集大成于一体!”

这时,我不禁想起老师推荐的《四世同堂》这本书里“祁老人”买兔儿爷的情形:操着京腔儿,与小贩谈得热火朝天,最后选了中号的兔儿爷,说了同样一个理由:“取中庸而集大成。”

小贩做好一个糖人,祁老爷子接过来,先递给了我,我又转手递给了小妹妹。小妹妹没接,只是看着祁老爷子,他微笑着说这个也马上就好了。我和小妹妹吃着糖人,高兴极了!

祁老爷子真是一个内敛、谦和、沉稳、精细的“祁老人”再世。妈妈说,“老北京”依旧活跃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,传承着无价的精神财富。

指导教师:李洁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